

# 讀易纂

# 讀易纂卷二

婁東　王錫爵
瑯琊
太原
南宮　韓　策校刊

## 周易上經

䷌

䷍

此二卦以離為主而以上下之乾為用乾在上離之所同也乾在下離之所有也所謂人所謂大則指乾矣大有之彖傳曰柔得尊位大中而

上下應之專以一陰為主而五陽皆其所有又自交而取之乃博取之一義非名卦之初意也以此例之則同人以一陰而上下同之亦可矣然同人止曰應乎乾是二傳各發一意以互足也陸

按天下之物惟異者能同惟虛者能有同人者同乾之人大有者有乾之大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

下之志

二

人情每昵近而遺遠遠者遺則大公之義不著非所謂善與人同者矣于野者遠也以人所處言之則門庭最近郊野寂遠故以為象六二以一陰而應于五五為乾主是舉上體而皆在所同同人于野之象也亨者彼此志意感通也應乾則乾之能即所同者之能矣故利涉卦非有大川之象也但以利涉之才言之耳利君子貞言二之所以同乎人者以君子之道乃所以利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俱指六二卦主備二体之善故也 陸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天與火。其性同也。其為物異也。族者。貴賤賢愚之等。物者。即人所用之服物采章也。類之辨之。以審其異。則並育而不害矣。天下大同之道。未始不本於異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上九。同

人于郊。志未得也

六二。同人之主。同乎人者也。諸爻則求同於二者也。初九。陽剛居正。切比于二。故曰同人于門。出門即同。无所間隔。何咎之有。六二。中正。與三異德。不可同者也。故戒以于宗之吝。二三同体而相比。故曰宗。上應九五。而爻異体。不得為宗也。于宗者。不異也。不異便不能大同。故吝。三升四攻五。四乘三攻二。吳幼清曰。三不慮二之不從。惟忿五之得二。專以攻五為心。晋文一戰勝楚而諸國從晋。三非能如此也。謬計過想耳。三與五。俱以剛居剛。德異而力抗。四之居柔。五非

可敵。專以攻二為事。晉悼與楚爭伯。但三駕於鄭。鄭服而楚莫之何。四非能如此也。輕舉妄動耳。三以勢不敵不敢。四以義弗克不為。故三不如四之吉也。五與二。中正相應。而為三四所隔。不能即同。故先號咷後笑。號咷。猶求之未得。展轉反側之意也。大師克相遇。見三四之強。而五之剛斷。又可尚矣。魯定公間於季桓子。而不得與孔子遇。宋神宗間於王安石而不得與明道遇。蓋不如相克之義也。夫二五之同。彖所謂利君子貞。而係辭傳所謂斷金如蘭者。天下之同莫尚焉。堯舜禹之君臣。孔顏之師友。可以當之。先儒

乃以同宗之吝歸之誤矣。上九之同人于郊。无位荒僻。不得同于二。周公以其不若三四之爭而弗得也。故曰无悔。孔子以其不得所同也。故曰志未得 採陸

與金說

卦以大同為義。爻以擇所同為義。大同者。仁之所以為體也。擇所同者。義之所以為用也 金

訟以言爭。同人以力競。皆自反而不終其事。聖人教人深意矣 半。事在相壓。必求直。勢臨相與。必求親。人情不免。苟能抑情順理。屈已遜人。禮行而強服。讓勝而志協。虞芮質成。諸侯雲附矣 崔

朱子曰乾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柔弱者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

大有元亨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元亨者言五所以能有大之故也人君所大受於天下者有善焉有土地賦貢焉二者皆非情之交通不能也五以虛中之德遍交於五陽是其心與天下相感而所通者大矣其何所不受乎止一虛已足盡元亨之義備所云博而取之也

丘建安曰一陰在上卦之中而五陽宗之居尊執柔

物之所與而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豈不大哉惟其所有者大故其亨亦大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此火非日亦非木中之火乃天地生陽之氣也陽氣萌于子極于午午者天上之位也火臨午位時當正夏生物滿盈于宇內大有之象也所有既大不容無善惡於其間雖皆天之所生而以其本心言之則佑善而已故遏之揚之以順其休命爲受正命者君子所以修巳順休命者君子所以治世莫非命也其所當受當順者則有在也精義之學於此用

之而巳　陸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

也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

小人害也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

也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

大有上九自天祐也

諸爻五為天子有天下之有者自初至四人與之也

上乃天帝之位天與之也故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

下應之。匪與篚同。即書之厥篚也。四之匪其彭。字義
皆同。臣民所有。必上以奉君。而後退可以自享。初九。
則未有交於六五也。小人而不得養君子。其何以自
保其四体哉。是其害也。若承厥匪以上享。又无交而
求。反以為咎。惟艱難以進。求其必達。則上亦有以諒
我。而无咎耳。九二下卦之中。乾体三畫。委重於二。大
車以載之象。往以奉五。无咎可知。三居下之上。公之
象。與上卦接。用享之象。然至剛。又有小人弗克之象。
四為近臣。兼乾三爻而為体。其承篚享上者。何其盛
也。書之布乘黃朱。敢執壤奠。即其事也。苟一毫自私

其有能免逼上之咎哉。五柔而居中。心无私主曰孚。權不旁落曰威。夫衆不能御衆也。孰能御衆。剛不能制剛也。柔則制剛。故江海處下。萬流趨之。不恃其尊。屈己下賢。靡有其能。降心委物。張德遠謂君道体剛而用柔。得斯義矣。五能得天之心。故天以吉无不利。自上降下以佑之也。所謂天人交與者如此。六五何以如是之善也。明而麗於剛也。自用其明。則蔽矣。不麗於剛則損矣。彖之剛健文明。爻之孚委。蓋全德也小象曰。易而无備。亦微有戒意。彖曰。應天而時行。爻曰。天祐之。此終始之辭　徐陸說

大有極盛之世。上九以无累于位為賢。蠱有事之時。上九以不事于人為高。人情樂權冨近於禍。好作為殞其軀。此二爻聖人各發一義。以盡易之變也。崔

按。同人離在下而權不屬已。故止於類而辨。大有離在上而權在已。故極於遏而揚

此二卦。皆以一陽持中。而為五陰之主。然坤為衆。陽止于下。是以賢下天下之人也。故為謙。陽動于上而下應之。是人心和悅以應其上也。故為豫。大抵陰陽相雜。皆以少者為主。為之主者在中爻。則以對待為義。在初上。則以消長為義。

消長者。剥復臨觀是也。剥復之一陽。又盛於臨觀之二陽。愈少則愈盛也。而剥與觀。又有對待之義焉。蓋陽在下。陰不可為之上也。必消之而後已。以陽而在陰之上。固有為陰所剥之理。而以陰承陽。其象亦可取也。此四陰觀二陽。五陰之受寵於一陽者也。若夬之與壯。不復取對待者。以陰加陽。陽无屈於其下之理也。若其在中。則居於三四者。尤不如二五為盛。故謙豫不若師比者。以二五中正之位也。然陽一陰五。皆可謂之盛。若合之二陽。則不能以德勝而以形勝。

不得不與陰分多少為勝負矣。小大過是也。唯中乎為陰盛者。以陰居中。反乎天常矣。是即謂之盛。不待進之而四也。故頤反二陽包四陰為陽盛之卦。聖人變通。以示崇陽之意也　陸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亨者。合二体而言之。艮以陽而下交。坤以陰而上進。是其道之亨通无間也。所以致亨者。艮下而坤上行。

則亨之實也。君子有終。則指九三言之。居下之上。僅有其始而已。要乎其終。必能居尊而利侵伐也。蓋翕聚發散之理如此。　彖傳天道下濟二句。本義言謙之必亨。天道虧盈以下。則言君子有終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俱指九三言。王童溪曰。尊者。三居下卦之上。光。艮体也。卑者。三居上卦之下。不可踰。謂雖居下。而德則莫有過之者。　謙者。艮在內。中有定守也。坤在外。外順時宜也。非无所主。妄以隨人也。夫艮之高而處坤之下。有而不居也。若汙沱沮洳。卑其分矣。何謙之云。崔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人病于自高。必卑以尊人。始可人巳兩平。故謙者。求平之道也。天下莫高于山。莫卑於地。今地中有山。是蘊高於卑。得天下之平矣。君子不獨使巳與物平而巳。又將使物與物。各得其平於天下。故裒取其多。以增其寡。而稱其分。以平我之施焉。曰稱。曰平。則雖有所裒。有所益。非私意也。因其本然而巳 陸說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六四。无不利。撝謙。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九三一陽居中而上下五陰各安其所皆其力也故曰勞謙君子象曰萬民服指五陰言初居下謙而又謙也用涉大川豫擬之詞五之侵伐即其事也自牧者自養也謙出勉強亦無用陰陽相激而成聲二比三而鳴上應三而鳴豫之初亦應四而鳴也謙發于言二之鳴謙發中之得上之鳴謙聲人之罪故曰志未得與二不同矣四以下功為謙撝撝三使進承己

之禮。五居尊執柔。然太柔則廢。柄下移。故利侵伐。上六應三乘五。謙於剛臣。亢於順主。五聲其罪。命臣帥師伐之。所謂虧盈者也。邑國。上之國也。自五出命而言。則曰侵伐。據上六在國而言。則師至其國。正其罪。故曰可用行師征邑國也吴氏說

比上六无首。謙上六征邑國。易之勢也。禹之征苗。周公之東征。非謙之用乎

豫。利建侯行師。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

時義大矣哉

建侯者。建九四以為侯。行師者。九四帥衆陰以行也。以九四為順動之主故也。易中建侯者二。皆天位非其人。人心攸卜之際也

彖傳順以動者。順在動先。若説動而順。便是復卦矣。順以動。乃聖人率性之事。與天地合德者。故曰天地如之。即先天天弗違。下文遂以天地聖人對言。以盡其義。此四句極言豫道之大。以發文王言外之意。彖傳如此類者多矣。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固本於天地之順動。而不忒。又根於不過。刑清民服。固本於聖

人之順動。而民服。又根刑清來。要之聖人喜怒不偏。如日月之不過。賞罰必當。如四時之不忒。正聖人順動之實。至于民服。則其效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陽消而始生。雷在地中。陽長而日盛。雷出地上。遏鬱之久。奮而出聲。至通而暢。和豫之象也。內順外動。和積中而發于外。樂之原也。先王作一代之樂。發揚祖考之德。而崇大之。盛其享禮以配上帝。幽明人鬼。訢合無間。說者曰。雷發聲於仲春。收聲于仲秋。故禘有

樂而嘗亡樂。固哉斯言。春生物。作樂以樂其來。秋死物。致哀以哀其往。宋人謂春月樂。秋月悲。蓋舒慘自然之理焉 崔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按一陽止于坤之下。故謙之三。有不伐之美。一陽動

于坤之上。故豫之四。有近逼之嫌。比五剛君。故諸爻比者吉。而后者凶。豫四強臣。故諸爻宗者吝。而介者吉

九四陽剛不中。才足有為。而誠不至者也。當豫之時。君弱而權歸己。衆皆附之。足以成功。故曰大有得。惟其无誠。故誠以勿疑。如齊桓一匡天下。亦足當此使其誠心尊周。自有仁賢輔之。周室豈復弱乎。故五之貞疾。四實為之也。夫子于四。取其志大行。于五。傷其乘剛。可以定功罪矣。人情危急。則有求於人。而易以起信。宴樂。則无賴于彼。而易以生疑。如齊桓初急于

圖伯。故聽鮑叔之言用管仲。終而湎豫。遂不能終守管仲之言。而用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卒以亂國

六二。居坤土之中。故為石。與九四无應。上交不諂也。初應四而二不與同。下交不瀆也。下卦至三為終日。二則未終也。早知四之不可附矣。故曰知幾。孔休之於王氏。韋忠之於張華。近之。三盱豫之遲。正與不終日反。上六。鳴豫。一体二卦。有兩日象。乃時宜。非人宜也。卦終動極。故成有渝。无咎。何可長。言當速渝也。視戒三遲有悔。更切矣　採金崔說

䷐ 此二卦。以二体合而取義。以剛來而下柔。是以

䷐

此動彼說而為隨隨之善生於剛之下交也剛上而柔下是以下者愈卑巽以求容上者不聞違拂而愈以苟止此蠱之所以生也其弊皆起於上下之不交天下之事其皆可以類而推矣

隨元亨利貞无咎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程傳曰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衆所隨與巳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貞正隨得其

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剛來而下柔。謂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是以此動彼說。而為隨。天下所隨者時也。君子之道。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故贊之曰。隨之時義大矣哉

按此彖傳解卦辭。若未分曉者。以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例之。則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便是隨。便是大亨貞无咎。下動上說。大亨可知。利貞无咎。則戒四也。下蠱彖傳。亦始此例看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動物也。而在澤中。隨時而息於此也。君子之嚮晦
而入內宴息。亦養其動而已。夫豈即安哉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
弗兼與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
係丈夫。志舍下也。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
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九五。孚于
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
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按本義。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初成卦之主。

乾之上來坤之下。一陽統二民。故曰官。昔為坤。今為震。故曰有渝。出門交有功。舍近比之二。交正應之四也。二五正應。係小子。係三也。易中凡言小。皆陰也。初陽爻雖在下。不可以小言也。六三。係丈夫。係四也。失小子。失二也。二在三下。故曰舍下。隨之時。但就其近者隨之。不論相應之正。故如此。隨有求得。以四之當權也。利居貞。加一居字。便有安靜不妄動意。與屯初爻同。九四隨有獲者。獲人之隨巳也。以人臣而得人之隨。是侵君之權。而禍之招也。然非有心致之。故曰其義凶。有孚在道乎五以道也。人臣固有孚其君而

不由其道者矣。五曰明。左右之曰以明功者。猶詩曰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也。如此。則何咎。九五孚于加。孚
四也。四陽故曰加。五能孚之則其所招徠之人。即我
之人也。豈不吉乎。田單得民心。而貫珠人。所以告齊
君者。意亦如此。兩劉似不相得。故各戒以孚。上六。居
隨之窮。事極則變。恐其茍從失正。故令其固結於所
比之五。如豳人當太王之去。亦有狄君可事。而必趨
岐山之下。同建周邦也。以劉隨人者曰隨。以柔隨人
者曰係。劉能自立。而柔不能故也 徠金說
丘建安曰。雷陽聲也。發聲於春夏。其動也。收聲於秋

冬。其靜也。澤中有雷。其秋冬之時乎。君子体天行事。故動與雷俱出。而靜與雷俱入。如雷出地奮。象以之作學崇德。雷在天上。大壯。以之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發雷之動也。如雷在地中。復。以之閉關息旅。后不省方。澤中有雷。隨。以之嚮晦宴息。皆法雷之靜也。嚮晦入宴息者。君子隨時之義。待旦不寢者。聖人整時救世之心。又曰。豫隨九四。皆大臣也。豫之有得。猶隨之有獲也。但豫柔君在上。四之志可以行。故其戒在君。而五貞疾。隨剛君在上。非四之所可犯。故其戒在臣。而四貞凶也。然則處豫隨九

四之位者。柔何。曰唯有以自信。而孚上下之心。斯免矣。是以豫四勿疑。則朋盍簪而從。隨四有孚。則有明功而无咎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者事之壞也。泰之後。剛往居外。不復有為。柔來居內无能為也。故曰。蠱。不訓事壞。乃有事耳。甲。十日之首。蠱。造事之端。舉初明始也　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致蠱以此。治蠱者。想亦不越此。陸允清。謂剛上柔下

為上下不交。若以其善言之。亦可謂之尊卑有序。夫尊卑有序。則不交者交矣。卑巽苟止。以其善言之。亦可謂之從容以節。夫從容以節。則諂諛苟安之習亦變矣。故反其所以致蠱者。即所以治蠱也。有天下之蠱則有天下之治。一國一家。亦莫不然

蘇東坡曰。器久不用。則蟲生之謂蠱。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謂蠱。天下久安无為。而弊生之謂蠱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風自下而上者。生物者也。自高而下者。殺物者也。今在山之下。則殺物之風。山之草木。皆殞枝落葉矣。蠱

壞之象也。夫頹其舊。則新者繼而生矣。君子於民。有舊染之汚者。振而落之。以育養其新德焉。推陳致新。善於治蠱者也　陸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按。自初至五。皆取家事為象。至上九獨言不事王侯。

以艮止之極故也。初六成卦之主。乾父既沒。子出任事。必曰有子。謂真有反正之才。非曰擁虗位也。其父雖造危亡之惡。而今免危亡之禍。故曰无咎。當反正之初。別立紀綱。更任英賢。其事雖改。意乃承順。蓋主於利國家也。治蠱極難。且事始。以厲戒之。以終吉期之。九二。陽剛得中。下比初六。得幹蠱中道。毋性陰暗。比父為難。能幹毋蠱。父蠱可知矣。若三之小悔。則過剛也。四之裕蠱。則過柔也。六五之用譽。惟九二承之以德。此猶泰六五之以祉。惟九二之得尚于中行。故也。大抵此卦。以九二一爻為主。卦詞元亨利涉大川。

爻至六五。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此可黙輸斯其爲元亨而利涉者乎。三則過剛。四則過柔。二之不剛不柔。所謂承以德也。噫。聖人所以治蠱者如此。不剛不柔云者。尊卑順序。而情意流通。從容以節。而奮發有爲。即書之明作敦大也。五爻皆幹蠱而上九獨不事王侯。若三子言志在治國。而曾點獨浴沂詠歸者。𡚁父母之蠱。非子幹之而誰。事在王侯。有可以不事者矣。四皓嚴光是也。孟子論同室鄉鄰之鬬者。意亦若此。自初至五。周公達孝之情。溢於言。上九之高尚。則明農之志也　國壞之初。忽有人焉。出而整理立

事。伊始人心向治。而小人退聽。如宋元祐之初。爻之治心稍怠。小人媒進。謀為報復。如宋紹聖之後。九三恐其過而激禍。六四病其裕而養亂。大哉中之為用乎。崔

凡卦德。當分內外先後。如隨則我先動而彼說。歸妹則先說而後動。歸妹之凶。又與隨反。蠱則內卑選而外苟止。漸則內靜止。而外卑選。漸之吉。又與蠱反

此二卦。本二陽消長之卦。而繫辭者。又變義取名。以致崇陽之意。降尊就卑之謂臨。以下仰上之謂觀。如今上官巡歷曰案臨。尊者降重曰光

臨曰孱臨可見矣凌逼於物非所以為訓也臨下以簡豈逼下乎卦爻各發一義以互足細玩之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彖曰臨剛浸而長説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傳義合觀名卦以二陽降尊為義係辭又以二陽進而消陰言之易本虛象无所不可取也聖人交互以發天下之理耳元亨言二陽當得大通不滞也貞利言其所以亨之故也彖傳不釋卦名但釋卦辭剛浸

而長有可亨之勢矣而又內和說外柔順以剛中而有應皆大貞之道也以此正而得亨乃天道當然非倖致也然今雖浸長不久則消矣此至于八月有凶也八月歷臨六三至上六以至於觀之九五正得八數故謂之八月耳剥至復初之七日亦此例也陽復喜其速故以日言陰長幸其緩故以月言此皆聖人微旨也　陸

臨者自上蒞下之稱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二陽之長曰臨方陽之初長已憂八月之凶圖先於事猶恐不及況長一分即消一分臨即觀之反漢宣得外夷之

朝政。君入宮。唐宗致貞觀之盛。武氏在側。不謹內治。
馴至喪邦　崔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臨者。切比下臨之謂。地之於澤。親切之至者矣。澤之於地。浸漬不窮。地之於澤。涵容无外。故君子法之以臨下爲本。義教之无窮者。兑也。容之无疆者。坤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六五。知臨大君

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上六敦臨吉。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凡卦陽上陰下者。取尊卑定分之義。否與恒也。陰上陽下者。取往來交感之義。泰與咸也。此曰咸臨者。二陽既降。而臨陰矣。四陰喜二陽之近也。又交相臨之所謂交相感。而相臨也。觀卦惟四得觀光。而此咸得臨之者。陽本在上之物。今既下臨。无不親炙其光。如東人之於周公。彼則尊居其所自。下觀之者。自有親疎遠近之別也。貞吉者。以道相求。以義相與。故得正而吉。九二之吉无不利者。德愈顯。交愈親。而有六五

之應。象所謂說而順。剛中而應者。貞不必言矣。傳之未順命者。程傳發得有味。六三。比浸長之陽。孰將遏已。甘言說之。曾足以遏其進乎。若憂之。則安於處下。俟陽之壯。則何咎矣。四處柔不競。待賢不忌。六五居尊履中。剛明之佐。誠信而任之。樂取諸人以為善。舜其大知也與。上六。與二陽。非承非應。而志順之。厚之至也。兌終為說。甘臨者。小人之態。坤終為厚。敦臨者。君子之德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於六三見之。其陽道之光大乎

金一所曰。咸臨。王道也。以至誠感物而不期其應。甘

臨。伯道也。以私恩說人。而非正。臣守其道而不阿。故曰未順命。君不自用而取諸人。故曰行中。君臣協心。王道以成。无所作為。惟任賢弗懈。以保太平。故上六曰敦臨。亦敦篤乎其所謂咸臨者而已。楊龜山曰。六四初九。皆當位誠意以相與。至臨也。故无咎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以目視物曰觀（俱作平聲）此卦四陰逼二陽。勢瀕危矣。聖人以九五中正在上。四陰仰而觀之。五以何道示天

下哉下之觀者敬為大敬之著者祭為大盥者祭之始薦者祭之終但觀於方盥之始不待觀於正薦之祭而穆穆之容肅肅之度下已孚信而仰之矣謂其感應之神速也聖人神道設教者敬而已先儒謂盥致誠而薦則散仁人孝子豈其然哉論語謂不足觀者惡其僭禮即如禮訓則魯之僭君亂臣也仰首而觀曰顒崔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不可見也觀於地上之物為其所披拂者而風之東西南北與其大小作止皆可知矣君人之德鼓舞

萬民猶風也而民之善惡皆其所為也故省方以觀之而教之得失以見矣因而設之教者所以救其失也然教之方多端矣篤恭修己者身心之教也政刑詔告者聲色之教也 陸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按下四爻。觀人者。上二爻。觀于人者。觀人在近。近則明。觀于人者在德。德修則人化。初之童觀。日用不知也。二之闚觀。誤闚寡識也。此遠者也。三四則近矣。三乃應上。上為君子。而非尊位。故自審進退。恐其失已。四則比五。仰瞻光華。雖然履正為賓。否則作敵。有光則觀。否則生傲。五居尊位。徵諸庶民。上有可觀。下斯化之。上九。居輔弼之位。五之得失。與有責焉。故觀其生。大君治化清寧。大臣亦可不愧於心矣。兩爻止言无咎者。居觀之地。其稱甚難。能盡君子之道。僅免咎耳。否則衆責所萃。能免咎乎

楊誠齋曰。三五皆曰觀我生。六三察巳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巳。解同而德異

崔子鍾曰。上九无進退之疑。无賓王之利。但觀巳之所為。蓋憤世嫉邪。其志未平。武王垂拱而天下服。伯夷乃之西山采薇焉。又曰。蠱上九不與天下之亂。觀上九不與天下之治

䷔ ䷕

此二卦。於反對之義不甚切。噬嗑合六爻為一体。而以順中有為齧物而合之象。賁以卦自乾坤而變。六自上下。九自二上。為剛柔交錯之象。取象不同。命名亦異。乃反對之不對者。此又易

之一例也陸

按雜卦傳曰。噬嗑食也。賁无色也。此二卦皆自乾坤而變。彖傳剛柔分。即賁傳分剛上而文柔之分也。噬嗑之分。分初畫之陰。上居于五。分五之陽。而居于初。則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皆自此而得之。成卦之後。乙取齧物而合之象。乙取剛柔交錯之象。反對義在此

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噬嗑卦名。彖傳盡之亨。者合二体而取之。中閒之為閒者既去。則上下內外之情。得以流通而无壅矣。利用獄。專指九四而言之。夫卦之所噬者。噬四也。而四遂為噬嗑之主。如祿命家以殺格為有威權也。為天下之閒者多矣。惡人其最也。故以用獄言之陸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大象雷電。當作電雷。二者相須並見。亦有嗑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象。法其明與威以明。罰勑法。法者。行于邦國官府萬民當然之典禮也。罰者所以糾其不迪法之人。故罰明而法勑矣。亦威明二者並至之義

也問曰噬嗑與豐之象何以異曰豐明在先故致刑噬嗑動在先故明勑而已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初上受刑中四爻用刑固以有位无位爲辨然用刑之道當懲之於小小不治必至於大而后已中間更

无施治之術矣。故中四爻乃長惡不悛之次第也。反之則制之於微。持之於末。亦用刑者之吉凶。二義與坤六爻同 陸

中四爻治間之道。皆噬四者。六二以柔居中得位。下乘初剛。噬之易而人服。餘皆失位。故有難服之義。六三以柔噬間。故最難。六五以上治下。故易。九四以剛直之君子。噬同位強梗之小人。若王曾之去丁謂也。滅沒也。猶浸在水中。沒而不見。滅趾者。械之廣。過脛而掩其趾。滅耳者。校之高。過項而滅其耳。滅鼻者。膚易噬之物。一舉盡齧。掩沒人之鼻也。金矢黄金。程傳

得之解之九二曰得中道也可證四之艱貞即金矢也五之貞即黃金也六五非金也以四之剛得之如六二之乘剛而滅鼻也金一所曰九四一爻為成卦之主大臣之執法者周公取其剛直故獨言吉而異于他爻之无咎孔子以不中正少之而曰未光各自為義也孔子所取在六五一爻既曰柔得中而上行又曰貞厲无咎得當也蓋六五柔中之君多寬恤之意于用獄為宜若三聽三宥之類非過剛者之所行也以陰居尊本不當位而于用獄為得當耳

崔氏曰德漸衰而民疑疑不釋而強欲擅教不行而

言煩言不孚而刑是用曰膚曰腊肉曰乾胏曰乾肉皆狀其強梗曰滅鼻曰遇毒曰金矢曰黃金皆狀其用獄爻位不當故服之也難曰艱貞曰貞厲皆狀其宅心直至上九罪人得而重刑施矣夫死者不復生刑者不復續民命者聖王之所重也爻辭繚繞委曲蓋推其並生之仁以敷審克之道也與

按此卦當與訟卦合觀訟者方爭而求辯非剛中之君不能畏其志故曰利見大人獄則已斷而行刑非柔中之君不能恤其情故曰利用獄然與其恤之于終不若化之于始故此六五之无咎終不若訟九五

之元吉也。訟天臨乎上，爭自上，噬嗑雷擊乎下。感必

伸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

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

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柔文剛，剛為質也。故亨。剛文柔，柔為質也。故小利有

攸往。小者，柔也。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相成而不相離。

天道之自然也。故曰天文。文明以止，本義以止為各

得其分。蓋得其分則无過不及，所謂文質彬彬者矣。

故曰人文

陸北沙曰。易卦文。莫非文也。何此卦獨得為賁。蓋天下之文皆陽為之也。然陽必有資于陰而成文。非陰則无所雜。而文章不成也。故離以陽麗于陰。而為文明之卦。艮以陽分于陰。而為光明之卦。其陽陷陰中。與伏于其下。則皆為陰所蔽。而取于幽陰之義矣。是以易之言。文與光。唯此二卦焉。然此二卦合体。又有旅矣。旅不得為文者。以離在艮上。有去其所止而不居之象。其明不可久也。此卦文明以止。則其文常在矣。又離相見之色也。艮相分之色也。相間者近而愈辨。相分者遠而愈明。內卦近也。外卦遠也。于賁則合。

于旅則反矣。又旅之三與四。乃二陽并也。并則不文矣。亦其不得與賁並者也。曰艮以陽分于陰而為文。巽獨非乎。以二陽比合。固不得以為文矣。況又陰為之主乎。

夫柔來文剛。其位則中也。其時則方生而未艾也。故曰亨。亨以言其文之方盛也。剛往文柔。其位則不當也。其時則既終也。故曰小利有攸往。言不可過于文飾也

文固貴于文。然不止于其所則流矣。故事有其節。物有其度。止於其所而不蕩。乃文之所以常得為文。而不衰也

天文不在人文之外。察時變即所以化成天下。夫人文之始開也趨于文。文之極也漸有反朴還湻之意此皆天理之自然也。察此則可以知時運之變矣。因其理之所當然。而或以文或以止。則人文化成之事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按火在山下。野燒之火也。山之草木粲然光華。所以為賁。然光為山蔽。不及于遠也。是以止于明庶政而已。折獄。必有及遠之明而後可。豈敢哉。此慎重之意也。若山上有火。則不留獄矣。二象當合觀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六二文下之二陽初九居下无位乘則僭矣不受其文是舍車而徒趾之賁也素貧賤行乎貧賤故曰義弗乘也六二須生為美不假乎飾然柔而居卑不能自動如須附于頤盖已自賁而又以賁人也九三剛

既得位。兩柔附之。錯雜成文。假物相飾。不固則散。永貞之吉。終莫之陵。言不為他所奪也。他四指三四居剛柔相雜之際。故皆曰賁如。四去上之遠。不得其賁。故曰皤如。初九孤介自守。二乃比爻。不就之者義也。四乃應爻。來就之者正也。四非為寇。乃來婚媾。蓋初之徒與上之白。皆高潔守道之人。不尚虛飾。不貌世榮者。四大臣求初。五君也聘上。君臣用志如此。世其泰矣乎。

六五无應。上九以篤實靜止之德。居卦外无事之地。五以戔戔束帛。敦而聘之。得賢輔治。故有喜也。白賁其天爵之貴乎。无待于外而文也

文者克其質之所能使不鄙陋非濇濇而朴朴也勝則滅本而生巧詐爻辭曰徒曰皤曰戔戔曰丘園曰白賁抑末守貞俾民不迷崔

陽之色未始不資于陰亦未始不敗于陰如禮義以財物而與君子賴小人以養然所用過甚則用之者未有不受其害者也觀酒之生禍女子小人之能敗名喪德可見矣九三在二陰之間固有沾濡之益非永貞豈能保其終吉哉自三言之四已與三相賁矣自四言之自應初者也故近之不賁乎三也而有皤如之色遠之速求乎初也而乘翰如之馬匪寇婚媾

又原三之情以明四之不動于情以失義也其亦可加矣 陸

五得賢故曰有喜上得君以行其道故曰得志升九二亦言有喜得君也六五言大得志二輔之以成治功也與此卦五上兩爻正相類大抵賁卦以三陽爻為勝 金

䷖䷗

此二卦以一陽消長為義者也然先剥而後復者承乎觀而言之也觀以四陰消二陽不已則為剥剥不可盡也復斯繼之矣始于臨而終于復又以見陽之始終乎上經也下經之遯壯夬

姤也亦然陸

剥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陸北沙曰剥自外而内自上而下之名故曰剥彖言自上也曰剥皮言自外也其曰剥自下起據此卦之刑言之其實造化陰陽消長之機陽為陰剥皆自上而下自外而内也觀草木榮悴之理可見矣使陰之剥陽果自下而上如卦之形也則九十月間生陽之意已盡在于草木之顛杪矣其能復生乎故自下而起者可以為陽長之象不可以為陰長之象也但以

為自微而著則可耳。剝以刀割削也。五陰已盛。再進之并一陽消之矣。故不利有攸往。在人事則小人極盛。君子順而止也。順謂不與時抗。消息機之變。盈虛勢之成。消則虛虛則息息則盈盈則又息矣。尚尊之不違也。因順止言之。則順動亦然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之下。趾朽蝕消圮則上頂傾陷。而下附於地。故曰剝。上以厚下安宅。蓋君居民上。如山盤地上。山以地為基。君以民為本。厚其地。則山保其高。厚其民。則君安其宅。夫民以戴君。亦以叛君。得之如菑田之饒腴

失之如反裘而負薪吁難之哉夫卦有吉凶大象皆善蓋天下所有之理君子皆体之卦雖有凶而理可通于吉則取之剥與明夷是也古云不善人善人之資況造化之實体耶

初六剥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剥牀以辨未有與也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六四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灾也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統觀剥之全体。一陽横亘于上。而衆陰列峙于下。有牀象焉。初其足也。二其辨也。四則切膚。尚未入心腹也。而蔑貞必矣。三凶字。俱指小人而言。夫曰蔑貞。君子之傷可知。不必更言凶也。小人傷君子。終以自禍故曰凶。皆所以戒小人使不肆其惡也。曰无咎。无不利。皆所以勸小人使速遷于善也。上九碩果。自六爻始終言之。又通剥復而并論之。曰碩果不食。挽回造化。扶持善類之機。實在于此。聖人所以深致其幸也。君子得輿。以衆陰在下。有承陽之象。故以為君子喜。則從以宮人寵而取也。小人剥廬。以衆陰在下。有消

陽之象故以為君子危則從剝牀蔑貞而取也諸爻丁寧反覆聖人為世道慮如此聖人于羣陰苟可引之以尊陽者无不曲而誨之三之應上五之比上皆有與君子相親之會故其辭如此剝之言剝去四陰也程子謂如漢之呂強是也五連羣陰若貫魚然咸順于上以宮人寵之使尊卑有序各任內事厚恩錫予不及以政寵均則勢分勢分則害淺无政則无權无權則无能始禍此非特開小人遷善之門因以著君子彌亂之道六二小象未有與二比三而三應上不與二同故也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陸北沙曰凡本其所有而得之曰復觀斯名也可見生理者天地之故有天理者人心之故物又可見去來往反隱顯出沒此物者未嘗生未嘗死也程子所謂天地未嘗資既往之氣者察之不精矣向之剝落悴亦甚矣至此而亨可知也以一陽之微出入于五陰之間疑有疾之者然在彼有不容殄滅之理在此

有方生不制之勢。是无所疾害也。夫此一陽實善類之主。既入而安固于內。則二陽之臨。三陽之泰。自此而聲應氣求。何咎之有。七日來復。作易者。言我翻覆以計其道。至於一陽之來復。適得七日矣。言天行之有定數。以示君子无從其期也。利有攸往。以示值此時者之所宜。止與剝辭對。彖傳劉反。反者。還歸之名。陽本在內。一向在外。今復歸其所。是以其道日亨也。復其見天地之心者。先儒以靜言。程子以動言。然以諸卦見天地之情例之。似未然。蓋皆咏嘆其情其心之如此耳。剝落之時。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息滅。至此

乃後可見見者見其不容滅息之真機也猶人放逸之久一旦善端復萌而曰見其本心云耳孟子四端夜氣之說蓋得諸此與情見乎外心存乎中復者自外而反者也故以心言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程傳曰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

象。而順天道。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

竊謂以學者言。良心初復。必靜養而後存。程門靜坐之教。其得諸此與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卦以陽復為義。爻取復善為義。天人一也。爻以其切

於人事言之。觀復可以知仁。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於穆不已也。彖傳言復其見天地之心。而六爻皆為仁之事。初不遠復。繫辭以顏子當之。三月不違仁者也。乾道也。初九得乾初爻也。愚於潛龍已發之。二休復以友輔仁者也。其閔冉之徒與。三頻復日月至焉者與。四獨復志仁者也。若陳良之徒與。五敦復積累而成坤道也。六五坤之中爻也。其曾子當之與。上迷復。自暴自棄。不仁者與。上六迷復。物極則反。復之極。則必有不復者。以反之。此爻時也。徐進齋曰。上六位高而无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

之蔽。柔終而无改過之勇。足以盡其情矣。不克征。從行師說來。十年為坤之終數。[illegible]一陽之生曰仁。名義至深。求仁者可以自知矣

吳幼清曰。始也南行。今回轉向北。始也北行。今回轉向南。是之曰復。迷復者。迷行至終而復。行而迷失正道者。其終亦循故道而復。然故道非正道也。徃反皆迷。展轉錯誤。如梁武帝唐明皇是也。上居冥昧之極。亦為柔暗之資故耳。凶有災眚。迻言之。用行師。一事而有三禍。終有大敗。勝不可恃。如商師敵周前徒倒戈。以其國君凶。如鄭用楚師。共王喪目。至于十年。不

克征民心離國勢弱也[illegible]自子至巳陽之六位也至午而陰生坐陽之氣出而在彼為其所剝而漸以下殞至亥亦得六位而遂歷亥以復于子子中之陽即午中所剝之陽也追而記之巳七日矣故七日之義自午中而數之造化流行之理也自剝上而數易卦反對之象也然易之數自從易象而得不必一一擬之造化也故曰窮上反下為復復之陽真若自上而殞者此純以象而言之也若造化之陽自亥至子稍轉左焉耳豈有上殞之理乎故象可像也不可泥也泥之則失之矣若以復為南面之卦剝為北面之卦

剥初為午剥上為亥則造化之機始合而易例不必拘矣陸

此二卦乾為主而以震艮為用震來居内是謂動以天故為无妄艮往居上則為止健所以為大畜者矣震動在下故初往吉而上行有眚艮止在上故初利已而上乃亨是畜之成也反對之義在此錯而觀之大畜自與小畜對无妄之義又與諸卦對此又易之一例也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

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誠也史記作无妄蓋有所期望非誠矣其義一也各爻詞兼有此意元亨利貞初九也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上九也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此句釋卦名義陽剛內主則中實所以為无妄動而健剛中而應此所以亨而正也誠豈有不正而曰匪正有眚孟如言必信行必果雖誠而非其正也又其次則尾生白公之為矣安能利有攸往哉

朱子曰无妄這時沒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陸說

發更親切。夫易之道。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未有非人所致者。然天下之事。又有非人所致而純出于天者。所謂无妄之世。无妄之人。无妄之禍福。亦理之所或然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莫之致而至者。命。彖傳直言天之命。可見矣

象曰。天下雷行。與物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本義曰。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為私焉。夫育物之功。无往不然。但雷行物生

之時。更加隂焉耳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按此卦以震遇乾。震動得時。下三爻貴動。三則居者災。上三爻貴靜。上則行者凶。陸說六爻吉凶俱以時位斷之。初九盛于時者也。六二時猶未退。而處位得

中。故二爻皆利往。三時已過。而處不中正。故在邑。則有无妄之災。而征行。不利可知。九四。時過而非天命之所祐矣。然方過之時。猶有餘休。故可守正以寡過。但不可行耳。九五時又過矣。是以有无妄之疾。以其處之中正也。亦不治而愈。上九時與位而皆非矣。故举其不祥焉

按二之不耕穫。不菑畬。五之勿藥。皆无所期望之意。而動靜則有分矣。彖傳言天命。不曰天道。蓋有以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

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按上九大畜之主卦辭諸善皆歸之彖傳剛健指乾篤實光輝指艮總之是日新其德所謂大畜者如此剛健本賢人欲上艮体三爻同力畜之爲畜之大畜之者非止之使不進也剛健之才本爲國家大用然養而未成進而過銳則未能勝任而不免有咎矣艮体上之又能止之非大正而何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三十而立四十強而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此皆尚賢止健之事乃所謂貞而利者不家食畜養既成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非獨賢者一

身之吉乃天下之吉也不然則道否而憂違矣國家何利焉故戒之曰不家食吉以決大疑以定大業以排大患以恤大災无施不可利涉大川也彖言應乎天爻之終曰何天之衢可互見矣无妄之用全在初九大畜之用全在上九此易之勢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卦以止畜為義象以畜聚為義大畜與小畜同本義謂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如此則聖人妄語矣豈其然哉今名山之中有靈境焉日月星辰羅落其中隔絶凡俗自為乾坤道家所謂洞天者豈虗語也然

山中之天與山外之天不可以為二不可以為一靈氣吸聚照映而成猶之人焉古今事跡散于宇宙而聰明秀慧者自能博聞廣記畜以成德則方寸之內包涵今古如天体之蘊于山中也程子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此為己之學合內外之道也與俗學之徒博以資口耳者異矣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

之言有慶也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
也
天在上山在下則為遯賢者遠勢而去也山在上天
在下則為大畜賢者感遇而進也是故牛牿則利巳
豕牙則說輹此上能止乎下也天衢則利往此上能
通其下也凡物畜極則散止極則行上與三同德應
位引之使前九三超乎二陰之上而造天之衢剛健
篤實光輝之德行之天下矣
陸佃曰童牛之牿牢謂之牿書淫舍牿牛馬可徵豬
豕之牙杙謂之牙今齊語謂之牙六四畜初以外制

内。象牿。六五畜二。以小制大。象牙。童牛豶豕。私欲不行。剛不類物。畜之為難。畜賢之道。如牿之制童牛。牙之係豬豕。于是為至

崔子鍾曰。此于名義為精。指為畜賢。蓋自不家食發明。然事莫不然者。何與荷通音。何天衢。猶曰背負青天。莫之夭閼也

程傳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為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初以陽剛。又健体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于巳。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巳而不進也。在他卦。

則四與初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大畜乃為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初至五爻皆可不能悉録

王董溪曰小畜之九三見畜之于六四而曰輿說輹四說其輹也大畜之九二受畜于六五亦曰輿說輹是自說其輹也其說人之輹與自說其輹語其勢之順逆蓋有閒矣何者九三剛過而九二則剛得中故也剛而得中則進止无失故象釋之曰中无尤也

良馬逐指乾体三爻也利艱貞恐其鋭而戒之也拔進者雖有良馬而險阻之在意外者不可不艱以慮

之日閑于衛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是也即所謂艱貞也

䷚ ䷛ 反對之義具下經之中孚小過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頷也亦頤也下頤以動体而承上頤之不動者卦之以震承艮是其象也骨為劉頤之上下其骨相連則震艮之陽固上覆下承相抱无濟矣故頤與中孚

皆以圓取者此也貞者正定而不動也口者動物也以止為容故頥之卦以止為正而吉止則无待于外自足以養故善也然頥之義有養人自養之不同故所謂貞吉者在上卦則觀其所以養人者何如盖居高位有養人之責也在下卦則觀其所以自求口實者何如以无位而澤不及物也觀之者皆必得正則吉也然惟陽實故无待于外而自止于其所則初上兩爻是也然初為動之主上為止之主則貞吉自屬于上矣陸

象曰山下有雷頥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上止下動。頤口之象也。言語自口而出。飲食自口而入。慎而節之。動而能止矣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卦以二陽養四陰。觀頤者。上九為養人之賢。舜用臯

陶不仁者遠可以觀矣自求口者初九為自養之賢
自作孽不可活宜自求也上有位而下无位故也
初九爻詞乃述上九之意曰羣陰求養于我固其所
也尒可以无求如龜之不食乃仰而觀我有靈不知
自貴故凶上九羣陰由之以養位高有民忌所來也
故厲養被天下而物莫之距違而吉且利涉中四爻
養于二陽初之所養二比四應上之所養三應五比
倒首下垂曰顛引手上摩曰拂六二既求於初又求
于上宅心不恒之上之下俱凶經歷也丘五也求于
上而歷于五以求順也六五以上九比故曰拂經六

三不中正。不賢竊禄。上之所棄。非特一時。十年亦勿用。非特此事。他事亦不利。[illegible][illegible]。震動極也。六四乃在上之人。知巳才不足而下[illegible][illegible]吉也。然其道必如下所云。方无咎。虎交有時。其視雖專。其欲則逐逐者。序而遠之之謂。養德師賢。豈以自利。六五近上。凡求養于上者之所經。然陰不尸養任。政不周下施。委賢守正。不可涉難。程子所謂成王信周公是也。鄭剛中曰。下三爻凶。惡其動也。上三吉。喜其止也。卦圓取有龜象。艮有虎象。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爻詞曰靈龜。曰虎視。龜氣自咽也。不漁食也。虎交有時也。能逐欲

也。戒人之口嗜而溺情好也崔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陽雖為天地間之主。而造化功用。亦必資陰以成。故配合停均。不可偏勝。勝之所在。皆生化之害也。君道亢甚。臣子不可仰承。豈非危哉。棟橈。指三四也。陽剛過甚。在其下者。不能承載。所以橈也。傳所謂本末弱。非其自弱也。以上爲者過強。是以下不能配而見其弱耳。不然。天下之臣民。豈有自強自弱之理哉。乾剛

不振。陰凌生災。亦陽使之強也。威權獨攬。忠鯁消削。亦陽使之弱也。天下事。豈有不出于一者哉。利有攸往。指二五也。二五與初上相比。是陰陽配合均適。于三四之亢。正自不同。故攸往必利。而居于其所亦亨也。彖合全体而論之。凡陽之過者皆凶。凡陽之中者皆吉。爻又析言之。故不同耳。四陽皆過。獨以三四言者。自二五視之。未見其過也。積至三四。然後每体皆以一陰承二陽。而謂之過耳。大壯至四。而後曰大輿之輻。共即此例也。三四皆棟。則初乃近際之柱。上乃彼際之柱。此又易之一例也 陸

夫勢有偏重行非適可庶事越軌羣情不附大剛必折凶起棟橈傳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既巽而說斯為中矣夫治偏重之埶必有反常之政斯能勝之挹濫注微損盛扶衰先後之幾正直之用豈小才可與乎故曰大過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本義澤滅于木大過之象不懼无悶大過之行滅沒也澤滅乎木而木中不仆所以体之為不懼无悶不懼者見于出也无悶見于處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九二枯

楊生荑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卦以大過名二與初比五與上比不見其過即至三四乃見其過故皆取棟之象棟則木之堅強不比陽木之弱也初六大過之始巽主卑弱故過順而无咎上六大過之中兌主狎易故過涉而凶二枯楊生荑

五則生華取象既明此老夫得其女妻彼老婦得其
士夫二能得初而五反為上六所得氣食少火壯火
食氣之謂也剛中雖同而時不同彖所云巽而説行
二實備之五不能也小象過以相與猶所謂忘年之
交利往亨无疑矣三棟橈而四則棟隆者三過剛不
中益見初之弱而不可以有輔四剛雖不中而居上
之下五可輔之斯不橈而隆然吉者特安其所耳若
興事建功非陰陽配合不能故有他則吝也上六其
王衍曹爽之徒與不量力而當國之寄或曰殺身成
仁蓋惟剛德乃能此文殊不類也

六爻詞可與小過六爻互觀皆聖人慮患深切之詞也　程子論小過大過非過于理朱子論小過大過之時俱善　夫中強益見本末之弱故棟橈能合巽悅二德則可抑中強之弊而扶本末之弱過斯不過矣惟六二能之

陸曰彖爻棟隆利往皆天下安危之大事豈為區區枯楊老夫哉言陽剛之為事主者聰明將衰志意欲僨而新進少年方智勇紛紜權略輻輳以贊其所不及則所裨多矣是以處則有棟隆之吉動則為攸往之利故曰无不利者謂此也

水生于陽。既生則陰遂陷之而不出。在陷者陽。陷之者陰之坎窞也。坎之名。從陰取之。火生於陰。既生則陽遂麗之而不舍。在麗者陰。麗之者陽之光明也。離之名。從陽取之。世言陰麗于陽。不盡然也　坎以上出為功。水動而下。在下者陷益深。離以止於其所為吉。火動而上。在上者難為安。胡雲峯謂水內明。以剛健行之於外。火外明。以柔順養之於中。得之矣　隆山李氏曰。天一下降坎中。在物為水。而在人為精。以畫觀之坎。之一陽居中而中實。即精藏于中而水積

於淵之象也。地二上兆離中。在物為火。而在人為神。以畫觀之離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于心。而火明于空之象也。坎之中實是為誠。離之中虛是為明。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誠明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乾一畫天一之水也坤二畫兩岸之土也坤地陷下水流其中岸高水深故險凡山穴涌出者曰泉平田散漫者曰潦沮汝鍾聚者曰澤坎流水也盈則出乎險之外矣上在險中水流而不盈也盈科後進盈險而不失其信也是謂有孚人之在難守義以命不欲速以求免即坎之有孚也維心亨九二也行有尚九五也惟心亨言身則險而心則亨以在重險之中而不能去也五在上卦之中有設施之機會矣此言行者正互下心亨者之為居也然曰行有尚必行乃有尚耳剛中二五所同獨以二言居其重也　八重卦

惟坎言習傳以為險中有險其義大也大抵易道重憂患文王演易憂患時也八卦惟坎憂患卦也兩坎相遇險中有險處之尤難故獨言習夫子嘗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因序九卦以明處之之道亦此意也

金 王公說險城郭溝池有形之險禮法信義无形之險皆所當說也然兵食可去信不可去所重自有在矣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相續曰洊水之流也前者往後者來洊之之象也始終如一之謂常德行有常則處暗如顯勤小若巨一

再不已之謂習。教事能習。則困而學者如生知。利而勉者如安行。彖所謂不失其信者與。或曰坎北方之卦。積陰肅殺之氣。坎。險也。難也。兵。凶器。戰。危事。故坎為兵戈之象。詩序有常德以立武事。月令仲春教振旅。仲秋教治兵。銑伏讀夫子之書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用武而以文教。古之道也。大象五言刑。夫兵刑所以治天下之闘。大則兵。小則刑。不應略之。或者之言可存。崔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六三。來之坎坎。

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處險之初。貴乎早見而去之。處險之終。貴乎用寛以解之。初六居重險之下。无剛正之德。非徒不能出。更入于窞。小人展轉于悪。而益深之者也。上六在上。乃用險之人。拘且囚之。无所不用其威。人用不服。不得其情。險終貴出。故水雷曰屯。雷動故亨。雷水則解矣。

上惟不得其道故凶三歲也

六二行險得中。為六三所揜。求比于初以相安。三亦欲出險而未能。來之者。言其求出之謀也。坎。坎乃兩坎相交之際。重剛類巽類復是其利也。四五俱无應以比近相得于重險之時。忠言志意委曲求通。終得无咎。與睽二之遇主于巷相類。九五盈科後進。水之道也。盈則上岸。今但祇平而已。程傳曰。下无助是已。凡卦至上則變。惟坎遭險益甚。乃是專以刻核為心。如申商之類。故曰上六失道。或謂上六以柔居險之極。乘剛中正之君。民之大惡也。刑以辟之。與象相戾

水之能出岸者。以外來之潦入之。溢而散漫。程傳謂五之不盈。由下无助者。的確矣

建安丘氏曰。坎六爻。四陰陷二陽。四陰坎也。二陽坎中之水也。君子觀二陽中實之象。故体水之德爲有孚維心亨。所以處險也。觀四陰險陷之象。故因坎之形。設險守國。所以用險也。彖傳往有功以上專以水言而明處險之道。自天險不可升已下。專以險言。而明用險之方也

按坎上六陷陽益甚。五之所以无助。离上九之出征。乃除五之害。五之所以得所麗而吉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利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利貞亨。六五也。以柔而麗于中正之位。所以亨也。畜牝牛。六二也。牛。順物也。牛而加牝。其順可知。二五雖同麗乎中正。五處王公之位。其道四達故亨。二處下之中。順而加順。正而又正。所以更吉也。離之六三。亦可以言利貞。坎之九五。亦可以言心亨。各舉其盛者言之耳。日月麗乎天。天道之離也。百穀草木。地道之離也。化成天下。人道之離也。此三句極言離道之大。

本義以為犉卦名。非也。例以他卦。似當在畜牝牛吉也之後。古文錯綜不拘拘如此

重明以麗乎正。重明。二五也。二五各一卦之正位也。即此一字。可以破位有陰陽之謬矣

象曰。明两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日出月明。沒曰昏。作。起也。發也。明作。猶言明發。两猶再也。日。一而已。旦旦明作。見重離之象。大人以德言。繼明者。猶言緝熙也。故能徧照四方。不然。耳目所及且蔽之。況萬里之遠哉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六二。

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初在下。履之象。火性迅疾。故錯然。如此則陵二矣。敬則无咎。六二。黃離元吉。正卦所謂畜牝牛也。與坤六五同。順德之善。莫以加矣。下卦為一日。三為日昃之離。缶。質略之器。鼓缶而歌。隨分以自樂。不必鍾鼓備

物也。此不但死生一事。凡功名富貴難留之際。以是處之。則可无嗟矣。四當下離所迫。性復強梗。因以迫五。視初之屨錯什百之矣。其及也宜。六五亦以下離所迫而嗟。緩又得中。能憂危以處之。吉而非元也。上九剛明之極。非王也。其道則王者出征之道。獲茲三善。无咎宜矣

按上與初始終之詞。初明之始。未能大明。故錯然。敬則明生矣。上之出征。即敬之作用也。干戈省躬。豈輕動者耶。兩言无咎。聖人之情見矣

三之嗟。不當憂而憂也。五之戚。宜懼而懼也

不鼓缶而歌即大耋是嗟言其■聊之甚若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達乎晝夜之通超乎死生之外又奚肯如是乎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于處老景乎

上之出征征誰也與坎相對水火交爭也火與水合于一卦則為既未濟之伐鬼方此則両卦對待之爭也火與火合內卦迫外卦而已外无反克之理也故為出征之象 陸

九四剛强過主若曹操王莽之徒六五涕嗟為四也

上九出征征四也 金

上九之功止曰无咎盖征伐非臣之可專用兵非君

之得已萑
耿開封曰重明者上下明也繼明者前後明也彖言
二五君臣故以重明言之象言明兩作皆君也故以
繼明言之
雲峯胡氏曰坎三離四正上下之交故兩卦于此深
致意焉又曰坎水內明而外暗上六暗于外者也故
必陷于刑離火內暗而外明上九明于外者也故可
用付兵
按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坎離乾坤之中也坎之有
孚心亨即乾之忠信寬居也乃知出險之功不越是

而已。離之利貞。畜牝牛。即坤之利牝馬貞也。乃知離之止。其所不越是矣

按坎。於人於精。命宗也。離於人為神。性宗也。坎離皆貴中。性命合一之宗也。精常滿。神常凝。性命各正。保合太和也。易。何止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奥。諒哉